



# 卷一百零二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  
 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一百零二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 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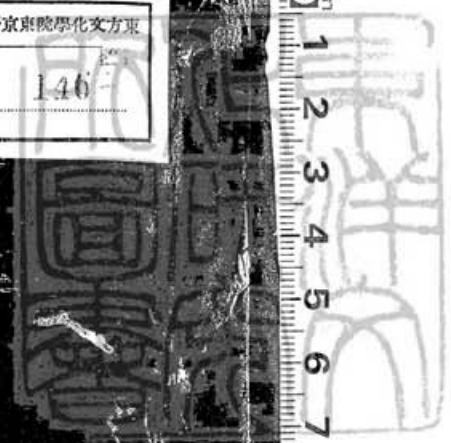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  
 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  
 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  
 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  
 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  
 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  
 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  
 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  
 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  
 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復淺近  
 補闕云

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6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

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

十三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字季有兄仲同

傳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

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霍錢若出穀也如淳

侍郎○索隱曰訾音子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自免歸中即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

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

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且卑下其志無甚

高談論語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

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

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

日求遠反上問上林尉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

三百石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

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

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

日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

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

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晉灼



日音牒○索隱曰漢書利口捷給哉且秦以

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

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無惻隱之實以

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

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

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

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

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官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輶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

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

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

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

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

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索隱曰劉氏是時慎

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使慎

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

依咏○索隱曰倚於絳反案意慘悽悲懷顧

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曰顏師

京師北山今用紵絮斲陳絮漆其間徐廣曰

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斲音側略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

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

有却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

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埤槨至今猶然故秦

李紀云作阿房作廳山發北山石擲乃寫是

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精牢釋之蒼

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

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

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

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

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

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

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

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

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

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

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罪奏文當所應郡國獻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者也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

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

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止也且罪等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

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杯者博之未澆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陛下何以加其

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問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

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



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謂帝為太子時與梁

奏効故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

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

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韉解正義曰上萬

反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韉索隱曰結音釋之

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

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

聊辱廷尉使跪結韉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

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

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

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

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即也

或曰以至孝聞○索隱

曰案謂為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

郎署之長郎署又小顏云年老家安在唐具以實對

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

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

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

一云官

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

○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為徹行行頭

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善李牧臣父故為代

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

牧為人良○如淳曰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

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

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

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陛下雖得廉頗李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



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

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

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

殺北地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都尉昂索隱曰案上以

胡寇為意乃率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

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振



日閫○索隱曰振音其月反○寡人制之閫正義曰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

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

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

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

日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毅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

弓之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也○



索隱曰晉灼云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此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

一作澹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檻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樂霸索隱曰樂

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邯鄲之倡也正義曰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

率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是

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

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

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擊也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

人之家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



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  
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五之符約節度也  
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案尺  
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  
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  
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崔  
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案  
莫訓大也  
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一  
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  
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  
反案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  
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

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  
稱楊

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  
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微臣誠愚觸

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

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  
軍之士七年景帝立以

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

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

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李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  
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  
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扁廟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張  
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表盜 太子懼法

齋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